



“长着一副鲁迅的脸，却是郭沫若的灵魂在飞翔。”这是网上对2014年鲁迅文学奖最一针见血的评价。甚至有网友将鲁迅文学奖改编成段子：“这世界上原本没有鲁迅文学奖，领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郭沫若文学奖。”

在中国文化界，文学奖本来是个高大上的存在。特别是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，在中国文坛屹立多年，引无数文人竞折腰。但是2014年，有28年历史的鲁迅文学奖差点失了身。先是湖北诗人柳忠秧陷入跑奖传言，然后是诗歌奖获得者周啸天的“打油诗”引发巨大争议，随后作家阿来炮轰零票现象。口水仗、骂战、猜疑、阴谋论，种种混乱，估计无辜躺枪的鲁迅要是知道了，也得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。

作为中国最高奖项的文学奖，代表的却是跟鲁迅差了不知多少步之遥的水平。

“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里相当一部分获奖作品，根本无法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范围。”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黄万华说。虽然在这两奖之中，曾经出现过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白鹿原》、《尘埃落定》等经典作品，但是也充斥着不少水平低下、滥竽充数的作品。用黄万华的话说，这两奖的作品，在文学史上“淘汰率很高”。

远的不说，单看2014年鲁迅文学奖，周啸天的古诗诗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周啸天不巧赶上了网络时代，网友能在12秒内将他的诗歌传到网上，大肆转载，让其无所遁形：“炎黄子孙奔八亿，不蒸馒头争口气”，“杨振宁翁帆订婚，二八翁娘八二翁，怜才重色此心同。”如此打油诗，如此水准与格调，让人恨不得拍着棺材喊：“鲁迅醒来！鲁迅醒来！”

文学奖

# 赢了名利 输了灵魂

本报记者 魏新丽

在鲁迅文学奖揭晓之前，就有跑奖传言。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炮轰柳忠秧，称他为了获奖到处活动。开奖后阿来也发表长文，针对其作品零票现象抗议评委的公正。

文坛的最高奖项却不能服众，归根到底，是因为在中国，文学是纯粹的，但文学奖是功利的。

在中国文坛，获奖对一般作家来说意义重大。首先，中国作家实施分级制度，级别的评定与获奖相关，级别又与工资挂钩，这就跟教授评职称看论文一样，文学奖成为作家晋升的有力武器。从商业来说，获奖作品的出版更加方便，看看诺奖销路有多好就知道了。

功利之下，就必然要有权力运作和人情往来。“所谓的‘跑奖’，隐性的比显性的会更长久存在。”黄万华说，“还有一种半隐性存在，即没有金钱的贿赂，但是会打电话托熟人跟你说，这也足以跑奖。”

中国是个人情社会，文人圈子更是如此。文艺界不同于商界，物质贿赂显得廉价而尴尬，太傻！平日里吃吃喝喝、礼尚往来，搭建起的人脉圈子，关键时刻就派上了用场，这是抹不开的面子。

而“跑奖”往往不是单兵作战。由于各个省都把获奖当做政绩，评奖时一些官员也会撸袖上阵。“各个省都有人驻扎北京，关键时刻名单一确定就知道谁是评委，也会告诉申报者有没有资源可以利用。”黄万华说，经常是当评委的还不知道自己是评委，说情托关系的已经上门了。

这不是参与者跟评委个人的事，而是一种社会机制跟社会风气的结合。身处其中的评委，只有四个字——身不由己。

阿来用“积习”二字来形容文学奖的种种弊端。确实如此，这成了习俗，成了风气，甚至走出了国门。马悦然就曾说他经常收到一些中国作家来信，请他推荐评选诺奖，甚至曾有山东官员送他字画，称可以不要奖金，只要名誉。

积习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程序上的严格会带来一定约束力，如郁达夫小说奖评选期间，全过程开放，作家写评语。如此，如果你胆敢把不好的作品吹到天上去，那么大家就敢把你在这个圈子里的名誉踩到地底下去。

江苏昆山“金字塔楼”、沈阳“乱码楼”、无锡“波普楼”……2014年，不知道又有多少奇葩楼，亮瞎了我们的钛合金眼。

实话实说，中国建筑设计水平无疑取得了巨大进步，可近几年我们的眼睛真的快被亮瞎了：“山寨版白宫”、“铜钱楼”、“福禄寿楼”、“秋裤楼”，还有人民日报社新大楼，带着我们玩完时尚玩穿越，玩完穿越玩科幻，甚至让人想入非非，意淫良久。

中国一直都不缺奇葩建筑，缺的只是发现奇葩建筑的眼睛。当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建筑公之于众，人们才幡然醒悟：我们身边的楼不就是一奇葩么！

中国城市的建筑设计造型越来越让人看不懂，越来越找不着回家的路了！

世界上新诞生的建筑中，有一半来自中国。而中国的大型地标建筑，又大多出自外国设计师之手。2013年，东南大学曾做过一项调查，结果显示，中国建筑师与西方建筑师设计的新建筑个数比例为北京0.8、上海3.23、广州3.9。

当然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，但外来的和尚住过四合院、读过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吗？

曾有外媒报道，西方国家对建筑设计有着严格的监控，设计师的新奇设计在自己国家通不过，在中国却能赚上一大笔。单是这样倒也没什么，最可怕的是，2009年，荷兰设计师库哈斯在自己书中承认，“大裤衩”确实是个色情玩笑！

一栋建筑是奇葩也就罢了，可一拨又一拨的建筑都是如此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设计方案当初是如何通过审批的？难道就没人觉得很难看？

建筑“奇葩”背后的文化自信缺失，可能是重要原因。

# 奇葩建筑 丢完自信 亮瞎眼睛

本报记者 贾凌煜

这让不少建筑行业的专家学者痛心疾首。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琦说，建筑是综合社会意识的体现，有什么样的时代文化，就有什么样的建筑。当前文化发展的速度已经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脱节，近30年来文化自信的缺失表现得尤为严重。“建筑设计业盲目向西方看齐，甚至已成为西方设计师的‘试验场’，这必须引起警醒。”

实际上，去年举办的“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——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”会议上，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、崔恺等已发言痛批建筑界求洋、求怪的现象，让满场建筑师大呼痛快！

如果你认为只是我们文化自信不够，只是建筑审美出了问题，那还是错了。在中国，你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，那就是一些奇葩建筑不仅来自建筑师的灵感，还来自一些权力干预者的灵感和嗜好。

比如要建地标建筑，就一定要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能建多高建多高，能建多怪建多怪，因为这样才叫与众不同。现在，这些建筑果然做到了“与众不同”，想不看都不行，想忘都忘不了。

沈晓明是上海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副总建筑师，他带领团队主持了上海音乐厅、外滩一号、和平饭店等老建筑的修复与改造项目，经验颇丰。几年前奇葩建筑一窝蜂出现时，他就感觉到风气不对。“这样的做法严重损害我们的审美自信。”如果人们对于建筑还是停留在以“奇特”为美，会对未来的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。

这次，还是习大大坐不住了。终于，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，习近平说：“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。”

建筑是凝固的艺术。好的建筑，是设计师留给世界的纪念碑；而坏的建筑，则是留给世界的耻辱柱。是纪念碑还是耻辱柱，结果就在一念之间。

